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之二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褒揚僧德詔七首　元魏孝文帝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議沙汰僧詔并荅　北齊文宣帝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名孝標

與皎法師書并荅　梁王曼穎

弔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與震兄李敬朏書　同上作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劉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釋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戴逵貽書仙城命禪師

山林沙門惠命詶書北齊戴先生

弔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illegible]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頃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乱俗人神交忿可符所在與寺者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為條格速施行

褒揚僧德詔 七首 元魏孝文帝

帝以僧顯為沙門都統詔

門下近得録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无榮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仁雅欽韶澄風澡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勑令為沙門都統又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毗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聦謹正業懋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帝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沖事超俗外綢模崇贊

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世何
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典六
度攜化固憑尺波自象教東流千齡
已半秦漢俗華制禁弥密故前世英
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禪玄奧先
朝之世嘗為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
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
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忩
悤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殿
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帝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禪神深志
誰先英哲故周旦著其明之誥釋迦
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為
貴德優者以親仁為尚朕雖寡昧能
無庶幾也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
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闥
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
良為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
見進可飡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
勑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
牒付
帝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眞風飡慧習慈
實鍾果智故三炎捡攝道之恒規九
夏溫詮法之嘉猷可　勅諸州令此
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
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
祇粟供偹若粟尠徒寡不充此數者
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
良推叡德勿致濫濁惰兹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
尚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懋
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風流于譙
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
美敷辰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
既終致兹異世近忽知問悲怛于懷
今路次兗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
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
追福又可為設齋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綜
玄範冲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
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
四輩之況隨四時而給又循善之本

宴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
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
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奬厲道意耳

帝為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
淳虛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
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懋華褎研
論宋壤宗德遠近爰於往辰唱諦鹿
苑作匠京緇延賞賢蒙僉矣死魔忽
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
勅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
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
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
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
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
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
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云
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
事求道无從可得不得不為之立法
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
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

慮所難遣雖有禁止之言事難率從

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
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
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
禁此二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
不可頓息其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
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无
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
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罪易
之欲无由得前榮名眾累稍隨事遣
故去往古諸佛過中不食此蓋是遣累
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
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夫脩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眾
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
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
眾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
至時持鉢往福眾生今之僧眾非惟
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廚膳豐豪
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
滋腴之口進蔬菽之具延頸蹙頞固
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老在

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 廣弘明集卷第[illegible]第[illegible]張 宋
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
義不尒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誠
律曷然无許自立廚帳并畜淨人者
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
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
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
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
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
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
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
既可髣像行之乞丐受請二事不殊
若以今不復行乞又復不請旨則行乞
之法於此永寘此法既寘則僧非佛
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
為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
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自應心
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
為會可矣

議沙汰釋李詔 并啓 北齊文宣帝

問朕聞專精九液鶴疎玄州之境苦
心六歲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
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涅

迴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雙舉如 [illegible]
[illegible]
來證理琛於𥡴滅自祖龍寢迹劉莊
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妻親
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
遍於州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
戮神威自在夫擱豈得為鮮若以御
龍非實荊山有攀鼎之態控象為虛
渾洛寤夜光之說是非之契朕實惑
焉乃有緇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黃服
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為此不
充王用因茲取之欲擇其正道蠲其
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
且積競由來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涉
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脩短可
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臣樊孝謙謹奉 詔

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
以理絕涉求難為稱謂伯陽道德之
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
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
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
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
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

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
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
徃而無獲猶謂升霞倒影抵掌可期
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反還入
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
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
之非黃帝此為不朽又末葉已來大
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
墨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
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
於微塵納須弥於黍米蓋理本虛无
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
王燔軀波崙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尅
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
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豈
而得沓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函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
中石鷰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候
和風而獨轉但周都洛邑治在鎬京
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
惟始既波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
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
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

上天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辯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礼尚有時而必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吊道洛法師亡書 梁簡文

省啓承導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淨福田該圓加以識見宣通心解遠察記落雨而必然稱果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申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夲深智力久利必應遊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棺入室不了空心于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涅洹正當其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拔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歲積始終禀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謂物轉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圉多幸

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某
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礼敬
司馬叅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旣荷
録舊之情兼佩殷勤之旨懽欣頂戴
難為辭說仰承乘和履福享年九十
有四豈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
且耳長眞已過項齒對曾不先落延
華駐采怡神輔性自非宿植善因何
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
舊之款係風慕道之深欣羨景仰之
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此樊
籠迫茲纓瑣无由問道撫躬如失庶
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弃置
形迹唯願蔚勗保此期頤赤松朱髮
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眞在旦夕搶陳
丹款殊未申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
弟子約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
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
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
立異當時干犯學衆制論雖成定不
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

似非初聞妙音中絶六十七載理高
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参
傳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
每懽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
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常法集
盛時能深得斯趣者今無多人既犯
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通略
無其人貧道捉麈尾以來四十餘年
東西講說謬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
宗錄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
積年迺為之發病既衰痾未愈加復
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絶不言
檀越機發无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
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无以況建明
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
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
為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
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
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邪
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
或以此為法障徃意理然非戲論矣
想便寫一本為惠貧道遺以還西使
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

敘深企付之

與擧法師書　梁 劉峻 一名孝標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逖聽風聲心飛
魂竦无異蘄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
龍燭倉星昏吳潦雲送秋道勝則肥
固應頤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黄
菊之落蘂酌清澗之㳂流旦候歸鴈
景晃暮聽羈雌獨鵠神彩彩亦盖象
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
卿傍若无人孝然堅卧氷雪沉沉隱
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騖經圃翱翔
書圃極龍宮之妙典殫石室之鴻記
道生伏其天真曇旛謝其辯物若乃
習是童子居志雕蟲藻思内流英華
外發葳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
珠之譽長門濫黄金之賞盛矣美矣煥
其麗乎昔旅浙河嘗觀組績不覺紙
爇筆焚魂𩴿斯盡自兹厥後兩絶珪
璧意睠睠於菁華腸迴迴於九折夫
日御停照不踰隟穴海若潰涌莫限
隈嵎以玉抵鵲幸傳餘寶莫閲清徽
用瘵眩疾然越民非鬻冠之所齊國
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琰法師書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第十張非 并令 梁王曼穎

弟子孫子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
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
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乃
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
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
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
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以內由素傳美
鉻鄴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
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
冊晉史見捨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
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糅在
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搉幽明不無
梗槩泯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
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
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
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
王秀但稱高座僧瑜卓尒獨載玄暢
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
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
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
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
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六丈 聚 武

之末其鄙意捿槩頗見法師此製始
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內
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
約豈加以高為名既使弗逮者恥開
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
子前後撰述豈得約長量短同年共
日而語之哉信文徒竟无一言可豫
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遴龍函上
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
實不敏少嘗好學須日屆餘觸途多
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
討論何所識非子通見无則之論良
愧處道知術弈之書徒深謝安慕竺
曠風流郄瞻惲支遁才俊耳不見旬
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
子孫子王曼穎頓首頓首和南
皎法師荅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
箴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
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
高僧故漸染以來昭明遺法殊功異
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貪
道少乏懷書抱筴自課之勤長慕鉛

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居
心傳録每見一介可稱輙有懷弗省
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叅差
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
以不量寸管輙樹十科商搉條流意
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辯語陋拙本以
自備缺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
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
翊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
簡龍門然事高辯野久懷多愧來告
吹噓更增悚懼今以所著貲論十科
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
君白

與震法師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
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
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植
必登善地人情恒化銜哀悲摧念在
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
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
通蔬菲終身有為略盡枯槁當年儀
形二衆豈直息心標領亦為人倫之
傑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欽

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綆
慟之懷二三增楚狀力偷嗟迷猥不
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兄李敬脁書 同上作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
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絶惋怛抽摧不
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
尒謂无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
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
居處柰何柰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
黒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
聖上眄接自還鄉國歷政礼重且講
說利益既實弘多経始寺廟實廣福
業衿抱豁然與物無迕所與遊款皆
是時賢白黒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
心弥悴實亦人倫喪實追懷歎愴何
可彌歌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欷
殿下自為作銘又教鮑記室為誌序
恐鮑想恙未能究盡已得面為鮑說
諸事行及徽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
白誌石　為廣并呼師修之鐫刻亦
當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遡劉
之遴頓首頓首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第十張　秦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虛山
木頹壞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淺
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訃五內抽摧哀
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緬
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
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
法年居僧首行為人師公私瞻敬遐
邇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定
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肇融恒林安
生遠豈能相尚頻悟雖出自生公弘
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
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
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含識知庇舟
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
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
大海永墜須彌瞻彼高山長寂朗日
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
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
之重一旦傾捐哀慟之至當何可處
弟子紈綺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顧
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
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万古

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旁執中世 廣弘明集卷第廿四 第九張 亨
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
遴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
穴涯沙豈好異哉蓋性其然也故有
忽白辟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
行藏紛糺顯晦蹐駁无異火炎水流
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户
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焉
足毛衣瘡痏在其閒哉子生自原野
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絶高蓋
青組且霑濡霧露弥願閑逸每思濯清
瀨息掛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蝸專
噬壤民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巖穴
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
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澤坱鬱若
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高林布濩
則春青冬綠迴溪決流則十仞洞底
雷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
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
寄此乘煙故洞勒赤松之名山貽縉
雲之号近代江治中奮迳溼淳王戩

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

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
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諜左
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
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
紅紫因以為稱靡迤坡陁下屬深渚嶺
屼隱嶙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
峻路迫隘險魚貫而昇路側有絕澗闇
閒哮谽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
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皐陸隱
脈予之菁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迴
山周遶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
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
瀾徹霆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涌成
音漕瀆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
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无綆汲盥漱
息瓶匜楓櫨椅櫪之樹梓栢桂樟之
木分形異色千族万種結朱實包綠
葉抗白蔕抽紫莖攝樓苓蔓梢風鳴籟
垂條櫚户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花蘂
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
都梁含馥欖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
䕸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葉從風

凴軒永眺蠲憂忘疾丘可陵曲衆樂

灌叢地髓抗莖山蘭抽節金鹽重於

素壁五鼓貴於明珠可以養性銷痾

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

紫丸翱翱翔鳥風胎雨鸞鷥綠翼紅毛

素羽翠氄肅肅切羽開開好音馴狎

園池旅食鷄鶩若邇鴻日伺辰響類

鍾鼓鳴鉉候曙聲為琴瑟玄猨薄霧

清嘯飛梧乘煙永吟嘈噴飂喨悅心

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

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

宇臨空愽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睠右

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

調心七覺誣訶五塵郁烈戒香浴滋

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鼓旦闡予跕

屣摳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飲和至

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寄熙熙若

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

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

雨蔥樓蘭榭隱暖林篁飛觀列錢玲

瓏煙霧日止却粒之氓歲次祈仙之

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

馭鶴觀下有石井聳跱中澗彫刻削頗

類人工躍流潔瀉湍涌決咽電擊雷
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脩竹檀欒
蕭颸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
通接山泉膏液欝潤肥腴鄭白決漳
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凫鴈充厭春
鷩音檀碧鷄冬蕈味珍霜鷄縠巿取
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莞蔣逼側池
湖菅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
用無不阜實蕃籬充牣崖巘歲始年
季農隙時閑濁醪初醞清鶴新熟則
田家有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
罇置爵酒酣耳熱屢儛讙呶晟論箱
庚高談槃稼嗢噱謳歌舉杯相挹生
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
為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
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无怵惕
之警豈與埶生齒翅揚子墜閣較其
優劣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
竊聞四依開士崖正法於將頹十地
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崛山遺跡

無虧宴坐之風袛樹餘苗得肆經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二十張 畢
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凡是
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
法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閈
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僶俛恭
承鞠躬祗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
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
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為盛雖復市
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
馥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
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
座法師流芳華雒或復昆明池內識
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
蔭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
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
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名莫不定
水淵澄義峯山竪汪汪道望類迦葉
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頻鞞之清行須
年訛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
未殄忽復違其本志棄彼前心莫不
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
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冉還無日
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

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継名籍為其
深罪延玆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
人務應循道許其方外之礼不拘域
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无閑簿領並
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剎為居臨
中告飯或頭陁林下或蘭若巖阿如
此之流寧容継属若勝業不全清禁
多毀亘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
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菓生熟難分
雪山之藥真偽難辯忽使崑峯之上
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虵等斃何期
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辝親披緇
剪髮既無僕使永絶妻孥或老病之
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
其一朝雨散便溘死溝渠遂有赴淺
墜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
之痛疋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
且復奇才絶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
咸資晩秀所以須陁得戒猶是幼童
身子揚名老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
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継梵輪絶矣
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
軀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成无

用若必有拔排投石之能索鐵中鈎
之力則並從軍募久預長駈償復尚
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
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
之淳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
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
錫杖必當遥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
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沮鄯護之威
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
國儲所以普使投其賦斂但浮遊之屬
莽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
既无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僱則兩
踵併穿鈒衿則雙肘皆現覩董生之
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
豊飽求朽壞以為藥寧識紫丸服糞
掃而為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礼此則
無從懷罽之堡信哉應免若令其在
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粮
粮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
踵軒義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弥遠垂
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
善昔漢明靈感止夢金人晉武覆修
繞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

廣弘明集卷第廿八 第十張 來 才
經是護等仙預大王莚塔斯成類无
憂國主明揚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
射海畋許嚴生之高尚愚謂絓預今
者免首僧尼若已離法衣无遵道業
或常居平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
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
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
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為務乃至羸
老之儔貧病之流幸於編戶无所堪
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
莚或出荊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
是寺斷流俗之僧眾无餔酒之客六
時翹請常以國界為心三業精修必
用君王為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忻
權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
泰六氣調和征馬息塞軍旗卷旆邊
荒入附无待丹水之師玉帛來朝還
想塗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忻哉儻
復壇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書計伏
聽徵求仰唯領軍檀越外則探賾典
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塩
梅必願降意喜蒐畱心正法徵惠研
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怖曲

為矜論无使蘭艾同鋤薰蕕俱氣廣

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
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而齊高
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撰此忏傾
弥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開曠猶若虗空在俗籠樊
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
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
之務此為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
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
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
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巳來亦復不
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决乎逆
耳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
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巳成
之功孰為可惜苟度高懷未解深意
將非帷幄之策欲集留侯形類卧龍
遂求葛氏黄石兵法寧可再逢三顧
茅廬无由両遇封壽五等唯見不逢中閭
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
儛女歌姬空勞叉毾覓之者等若牛
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无為自在其利一也身无執作之勞口飡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萬摩之衣朝无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遊寧不樂哉其利二也　躬无任重居必方城白辟朱門理然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頫足其利三也　假使棘生王路槁化長瀟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斗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求及其利四也　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无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　出家无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煞戮手无斷命之僫密裏通情決勝酌然嬌俗如斯煩垢万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沉无出其利六也　聽鐘聲而致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覲尊儀暮披寶軸剎那之善遂此而生水滯微功漸盈大器

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
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豕猶有埃
塵之務縱令遥寄彈指遠近匝頭形
去心留身移意往閼有者得如此負
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
利七也　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抗石
漱流實為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
知此者難逢一心人希遇法師未能
不學交習聰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
遂矣其利八也　開織成之帙見過
去之因摛琉璃之卷驗當来之果識
因識業不以為懲知福知報何由作
罪上无舟檝交見没溺之悲下失浮
囊則有沉身之患其利九也　曠濟
群品為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
貴言必闍棃和上書輙致敬和南遠
近嗟詠貴賤顒仰法師今必退轉立
成可驗纔脫袈裟逢人輙稱汝我始
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故自不
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揄席
懸異從来小得自在便以君為題封
若不屈膝斂眉自達无因俯仰承迎
未閑合度如此專輒何由可與其利十

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
庚申明儀本寺一志[illegible]來 [illegible]
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為魔
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
細柳何足關懷頰似紅桃詎能長久
同衾合枕猶有長信之悲坐國忘時
不免秋胡之恐洛川神女尚復不惑
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
焉若論纏綿則共氣共心一過纏綿
則連宵獸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貴
花未得他心鄰知彼意嗚呼桂樹遂
為巨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
沒弟子今日據諸必為法師所哂世
上白衣何豈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
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
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一夫息步
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
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
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
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
兩全薄加詳處更可思惟悔之在前
無勞後恨如弟子業遠即十數年中
決知惆悵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
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惜永棄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
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
不遥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
無知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為
魔之所嬈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
凶竪波若之幢天魔自款若此言旨
當即便寄弃蒭蕘若不會高懷幸
停深恠耳

諫周祖沙汰僧表　釋曇積

僧曇積白　皇帝大檀越德握乾
坤心懸白日照燭无私之道卷舒不
測之化能感臨皂白悲及僧尼控引
玄經示之出路欲使清昇練行顯迹
於明時寡德沙門恥還於素俗爰降
明　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問其課
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
人有五理一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
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
燒香旋塔頂礼懃勤合掌佐頭忘寢
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无緣習學
至苦而不得一字令量所告意須文
誦聽者為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為
是正意偏望取其明決且實而不聡

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
為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為非
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
議諸所為法天人頂受况在凡夫輒
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於斯大
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
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各不
同令聖說經乎老不一內外相通亦
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
十有二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
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
及顏淵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顏淵廢
郡不立可以无德頑僧並令還俗不
及顏淵者猶勝於野人无德頑僧者
猶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
有專歸樹下攀錫持盂望中而食正
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无心理觀除
煩遂闢文誦論其人入道則內業有
餘究其文解則相切不足何必聚衆
京華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
故菓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噉人有
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
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僑力積年修

補伽藍要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
苦經心施樂與人不以飢負易志但
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插插曰
讀不盈數紙準其迴向則善不至羅
徵其發趣則佛之真子今无辜退俗
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
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未彩
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
篤毀愛惡无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
之上置一不恒之式於十二沖典恐不
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
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謗不足
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
然有盈一万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
閒動梵鳴鍾為國行道方便窮其長
短曲覓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
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
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
悕但須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
豈能富國淼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
衆生具諸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
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
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

所見滅三寶者纖細等者魔難得
便何者紀善退還成癡衆癡之人猶
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麁細之行唯
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丑也
貪道餘年賊質寄命闕右欽化承恩
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
扞候之懇伏增戰越敬白
菩薩戒弟子戴逵貽書烏仙城禪師
命禪師座下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
前短同稟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
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礼
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還妙道於流沙
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
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
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无內外禪
師德聲遠振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
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苞
括故能內貫九部控雪山之秘藏外
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
銘笠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沐詠三
河宵師妙指莊生瓌公著論裒集若
吞雲夢如掬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

廣弘明集卷第廿 第三十五張 果

護明珠善執律儀以臨懸鏡罘羅去
之窓行種賔頭之福田撫抱定水使
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
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為精
舍迴車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詳
假聚沙成塔因山搆菀无勞布金買
地開土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
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
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
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
松仍庵上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
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華崇峯景行
牆仞懸絶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沉形
泊諸宮淪覆將歷三紀晝倦坐馳夜
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軌一乘遣
蕩胷衿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彌傷鳥
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礼優柔三
玄餐飫頗絶韋編搆述餘緒爰登弱
冠搢擴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
未能採龍門而拂會稽賦鵬鶚而咏
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
悟聚泡情悲交辟常欲蟬蛻俗解貪
味真如一日郎城訑脩隗館屈膝情

依俙禮遇同進優未盡開襟遽老飄
[illegible]
忽昇堂拂衣世網脫屣牽終滄浪濯
纓漢陰抱甕洗行食九轉用建幽憂漸
寤三空將登苦忍仙尋視王不廢從
師深惆拆桃無妨請益所希弥天睹
氣乍訓鑿齒鳩門高論時含嘉賓冬
暖如春願珎清軌室迩人遐弥軌禁
帶餘辭殘簡念無金玉
幽林沙門釋惠命訓書濟北戴先生
夫一真常湛徼妙於是同玄万聖乘
機違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開明道東
野談仁雕朴改工有无異軌今若括
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
入五乘籍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迆
今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无别
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
世雅致参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
矣能忘蹈顔生之遠軌損之為道慕
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
富聖賢異准儒墨今流或事曠而文
殷或言高而義遠莫不納如瓶受說
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把
以奇文長卿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

墟同梁啖俗白眉青眼龜王之價弗
踰栖鳳卧龍魚水之文莫異加以識
瑩苦空志排塵俗飛雖廊廟器乃江
湖是以屬歎韋絲與言世綱辭同應
陸調合張嚴咾朱火之遽傳慈清波
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
轉充虛四扇排疾（纔後寺金以太一真解 靈而遣三惠斷之善世學不）至
哉貪道識鏡難清心塵易塞定慙花
水戒非草艷中待撤燭學謝傳燈內
有愧於德充外无徊於人世是以淹
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蒻
松測四序於風霜併三旬於晀魄至
迺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
追二子華戶弊衿既在原非病朱門
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
猨難靜勞想競鶩頭倦思鷄足至於林
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
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
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懽而
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北溟
之說而事同埳井懃聞東海之談所
冀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遙結期明
旦白駒可縶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
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申

曇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名和南俗界無常延
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惟哀
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
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
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
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
鍾有来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
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礼不能迴
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
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
皇啓運像法重興卓尒緇林藉爲稱
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
其弘護二諦籍以宣揚信足以追蹤
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
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
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
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徃矣柰何
无常柰何疾毒不獲展慰但深悲結
謹遣白書惨愴不次弟子薛道衡
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